

百态



在首饰专柜,我试了一枚金戒指后,对老公说:“这戒指我很喜欢,给我买下它吧。”老公皱着眉头说:“我又没带多少钱,怎么买呀?”此时我装着取戒指,有意做出取不下来的样子:“看来这戒指是取不下来了,你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。”老公听后,扭头就走:“你等着,我去弄点肥皂水来。”——摘自李彦《骗买戒指》



集训队的鲢鱼

周建道



记得我受命赴渤海湾附近某部教导队参加总部大学生集训的时候,已是“万花凋谢一时稀”的初冬,强劲的海风剥去了津南大地五彩缤纷的外衣。时令蔬菜要么销声匿迹,要么价格扶摇直上,8元2角的伙食费这时就有点捉襟见肘了。于是,我们的饭桌上,价格受季节、气温影响相对较小的鲢鱼就开始独领风骚、风靡一时了。

现在想来,部队的鲢鱼做法颇有几分豪迈奔放的军营色彩:先往锅里倒入军用瓷盆半盆的菜籽油,旺火烧开后,加入拍碎的生姜、蒜、大茴香和剥皮去根切成丝的大葱爆炒,再倒入去鳞洗净的整条鲢鱼和炊事班事先煨好的清汤一起煮。

这时候,连长何小四总是不远千“米”一路小跑到这里进行细致的检查:用他的话说,伙食好能顶半个指导员,这可马虎不得。他看到操作间窗明几净、一尘不染,看鱼腮剔除得干干净净,再用铁勺尝尝味道,一切都跟想象的一样,才笑眯眯抓起帽子往训练场走去。而一旁的我们,大气儿也不敢长出,要是稍微有点疏忽,绝对逃不了他那鹰一样的眼睛。

一节课的时间,部队操课结束了,炊事班的鱼儿也做好了。连长、司务长和军人委员会的代表来到灶前,在众目睽睽下,鱼儿们带着扑鼻的香气,被端到了各班的桌子上:往往大的鱼是三条,小的鱼就可能是四五条。

有时,炊事班给连长留下小半碗的葱丝和大酱,连长总是坚决地把它分到小碟子里送给各个班,他说“其身正,不令则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”,作为带兵人可不能因小失大啊!

时光飞逝,十几年过去了。现在想吃上鲢鱼,可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:一是它们的刺太多、太细,老婆儿子都不喜欢;二则尽管我使尽了浑身解数精心烹制,但吃起来已经没有了当年狼吞虎咽、风卷残云的气势。但每当我想起它们,总会涌起说不清的情愫:其实,怀念这一条条的鱼儿,不仅仅是怀念那淡定从容、厚道悠长的滋味,更是怀念那种战友亲如兄弟的美好情感,怀念那种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却乐观向上、精神勃发的那份心情!

不知,现在我的分布在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的战友们,还吃不吃那些不起眼的鲢鱼了?

做饭的战争

商艳燕

结婚第一天就被老公识破了真面目,饭没做成,倒把锅里点起了一把火,大惊失色的我赶紧把我扒拉到一边亲自出马,从此对我另眼相看,才知看似文学女青年的人,原来都是中看不中用的,他抱怨了两句,也就在厨房里扎了根。

好景不长,一年后,小公子出生,给老公带来了好运,新手妈妈每天在尿布里像是停不住的陀螺,在外赚钱的他也是忙得整日见不到面,这一下彻底扭转了我们夫妻俩原有的生活格局,此时做为具有母亲称号的我,发挥出无限的能量,在水深火热中炼就了钢筋铁骨,越来越坚强。也就是在那时起,老公悄然退出了厨房的舞台。

厨房历来就是考验夫妻感情的试金石,爱惜女人的男人说“女人是用来宠的,而不是用来用的”,有的男人却像重新投入了母亲的怀抱,撒娇耍赖偷懒,极尽所能。悄然转型后的老公,臂



部重如泰山,任你千呼万唤也不肯踏进厨房半步。但如果你喊一句:对面的小姐又来了,他立刻像弹簧一样跳起视你如空气般向对面张望起来。

厨房就像是磁场,一到时间就不由地被吸进去,但我听到心里一个小小的声音,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应该有反抗,于是我站在面对电脑比老婆时间长的臭男人身后,振臂高呼:我要公平,我要自由。

他扭过头来看看我,像在打量那个爱发脾气的小儿子一样,平心静气地安慰道:乖,明天带你上街吃好的。我那像气球一样鼓胀的意志,顷刻间土崩瓦解,起义宣告失败。不过小女子也是有脾气的,吃完饭,一溜烟跑到那书房占据了高地,并庄严宣布:今天,打死也要捍卫自己休息的权力。

看着那个就要将电脑排为正室的男人在屋子外乱转,我在心底笑开了花,哈哈,让你也尝尝没人理的滋味。十一点,

他走过来,恶狠狠地警告:你等着。

第二天下午他一进门,看着脸都绿了的我得意地仰天大笑。真恨不得给他那嘴上来一拳,原来,他上班前给电脑设了密码,害我怎么也打不开。

只好老老实实地回归厨房,吃完饭大叫:不做饭总得刷碗吧?他一捂肚子:唉哟,肚子好疼,你给你老公饭里下了什么?诡计,纯粹是诡计,我看得出来:别装了,不就是一天到晚什么都不想干吗?他立刻抗议:怎么没干,做了一大堆饭都是谁帮你吃的,为了对你的厨艺表示最由衷的赞美,你看现在的我多胖啊,你去哪儿找这么好的老公?



收住目光

汪亭

周日,去一个残疾人活动中心当义工。

我教一个中年男人学习电脑,他身高大概只有1米多点,双脚残疾,没有脚板。他的脑子很灵活,我教一遍他就会了。我说:“你很聪明啊!”他向我憨笑,激动地问我:“真的吗?”我拍拍他的肩膀,朝他微笑地点点头。

过了会儿,他低声说起自己遭遇的事。过年回家,他拖着宽大的行李箱,用脚后跟慢慢地穿走在火车站的候车厅里。那样子如同大企鹅一般,东倒西歪,两边摇摆,十分的滑稽。他左右张望,旁边坐满了形形色色的人,大家都死死地盯着他看。一双双眼睛,好像在动物园里观看耍猴,有些人甚至还悄悄地议论纷纷。

他羞涩地把头深深埋入胸前,可是人们的眼光越来越多,也越来越紧,好似万条利箭,一齐射向他矮小瘦弱的身躯。

说到最后,他几乎用乞求的口气喃喃自语:“大家能不能不要再看我啊!”

我沉默了,无语以对,轻轻地握住他的手。突然间,我想起一个朋友说过的一件事。

那天下雨,朋友骑自行车回家。一只手掌着雨伞,另一手扶着车把手。风太大,朋友没有扶稳车把,“咣当”一声,她整个人跌倒在地,自行车摔在路边。她双手沾满雨水,衣服也被泥水弄脏浸湿,豆大的雨点凶猛地击打着她的脸颊,样子狼狈不堪。这时候,路上步行的,开车的,骑车的,闻声后全将目光齐刷刷地

投向她。她原本白皙的脸,被一大片灼热的目光烧得通红。在众目睽睽之中,她迅速站起身,跨上车子,像做错了事一样,低头飞快地消失于人流里。

其实,想想,在生活中,残疾男人与我朋友所遇到的事情,几乎天天都在上演。对于这些,我们总习惯地睁大眼睛,去看个明白。用一双好奇的目光,经意或不经意地打量着身边那些与众不同、稀奇丢丑的人与事。可谁想过,有时候,目光是一把锋利的小刀,会把身有残缺的人割划得遍体鳞伤。有时候,目光还是一面鲜亮的放大镜,能将处境尴尬的人照射得无处可逃。

适时,收住目光,是对他人的一份尊重与关爱。

分配

马卫

分配这个词,现在的大学生很陌生了。这个假期,我对已大学毕业的侄女谈起这事,她说:哇,还有这等好事呵。在毕业就是失业的今天,分配,无疑是最值得羡慕的回忆。

1984年7月10日,我大学毕业,还不到二十岁,懵懵懂懂的,至于分配到什么地方,根本不去想。后来,我被分配到县教委,县上很高兴的,那年我是惟一分到他们县的大学生。教委那时还叫文教局,马上派人把我安排在县委招待所,而且说食宿全免。一连住了十几天,到了七月底还没有分配下去,我的心就有点慌了,难道我这么优秀的人才还没有学校要吗?说实话,本人的口才极好,讲课是满堂喝彩,实习时深得学



生赞赏。

就在我不知下步该怎么办时,这天,来了位很奇怪的人找我。我在这儿是举目无亲的,是谁找我呢?来人四十多岁,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黄军装,当然没有领章和帽徽的那种。身材瘦小,戴眼镜,一副斯文相。来人也不介绍自己,就和我在寝室侃起来。东西南北,古今中外,反正是乱吹一通。到了中午,来人走了。之后,招待所的人才给我说,这人是县委常委,宣传部长。那时我对什么官根本没有意识,我只记得我们村的村长,连乡长都不认得。

几天后我就分到县委宣传部,去当马列主义理论教员,从事在职干部的培训工作。更有意思的是,我住在招待所的半个月,居然给我发了工资。我很高兴,毕竟我不用再父母的钱了。

侄女听我的故事像听神话一样,她说:现在如果国家给她分配工作,那怕是个做清洁卫生的,只要每个月有工资拿就行。

我无法把两代人进行比较,但有一点让我深深难忘——八十年代初更看重一个毕业生的才学,没有更多的不正之风,否则我这样家庭背景出生的人,恐怕成不了机关工作人员。

怀念八十年代的“分配”,因为它改变了我的命运。